

事韻皇女



女 皇 韵 事

石 仁 著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 李 斌

女皇韵事

石 仁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邮政编码 710061)

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20 千字

1992 年 10 月第 1 版 199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0

ISBN7—5418—0587—4/K·61

定价:3.40 元





目 录

幼女真情.....	(1)
选美惊变.....	(8)
宫闱才人	(24)
私会李治	(32)
出宫为尼	(38)
尼庵逢旧	(47)
返宫为后	(58)
夺后之战	(70)
宫闱欢旧	(83)
东去洛阳.....	(102)
情在白马.....	(119)
功在大云.....	(134)
明堂遗恨.....	(146)

幼女真情

这年的清明节，天气特别晴朗。暖融融的太阳，照耀着复苏的大地。软溜溜的春风，荡漾着翠绿的麦苗，仿佛千万匹绸缎，涌动着闪光的波纹，无数的彩蝶，在花间轻盈地飞舞。透明的空际，五色缤纷的风筝，在碧蓝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动。春天，撩人的春天，悄悄地来到了繁花似锦的京都长安。

这一天的长安城，火爆爆似的热闹。大街小巷，人流如潮水般的涌泻出来。不用说，有不少人是为了出城去祭祖扫墓。但更大的人家，尤其是王公贵族，达官显贵，则是为了去踏青。宽阔的大道两旁，桃红柳绿，莺啼燕唱，就够美的，但城东南隅的曲江池，则景色更加秀丽迷人，那儿楼台馆榭，金碧辉煌，名花异草，各放异彩；游船画舫，漂浮在清粼粼的池水之中；箫管丝竹，弹着悠扬婉转的销魂之曲。这是长安著名的人间仙境、游春的最好场所。你看这大街上，车轮辘辘，轿儿颤颤，马蹄得得，男人穿红戴绿，女人打扮的千娇百媚。说着，唱着，笑着，吹打着，跳跃着，如同一道道七彩的河流，朝着曲江池所在的方向涌去。

就在这人声鼎沸的长安城中，离曲江池不远的城墙脚下，有一座偏僻的小巷，巷里，有一家小小的院落。这院落里，只种了一株桃树，粉红色的桃花，正在盛开，它衬着嫩绿的树叶，像是一片朦胧的彩霞，降落在这儿。辛勤的蜜蜂围绕着花树，在

嗡嗡轻唱。一个十三岁左右的女孩子，坐在一道门槛上，双肘支着膝盖，双手托着双颊，正在呆呆地瞅着这株桃树，瞅着绕树的蜜蜂，象是沉思，又象是在等待。如果仔细地看一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。她的双眉象弯弯的新月，她的双皮儿大眼，漆黑的眸子，闪烁着摇人心旌的光芒。她鲜嫩的嘴唇，充满诱惑力，她乌黑闪亮的发髻上，斜插着一枝花，就是这院中的桃花。那花瓣要是和她的面颊一比，明显地逊色多了。她的面颊，粉中泛红，红中揉粉，水灵灵地，仿佛只要吹一口气，它就会破了似的，她是这一片人人都喜爱的美人胎子，名字叫武媚娘。

武媚娘还有个姐姐，叫做丽娘。这姐妹俩是一对双胞胎。媚娘父亲武士已经逝去了，她的母亲杨氏，守寡养着这两个女儿。生活上说不上特别富裕，但也并不困难，因为武士生前在朝廷作过官，唐太宗李世民经常给以抚恤，今天清明，按杨氏的意思，是要带她姐妹俩出城扫墓的。但早晨一起来，媚娘却说她的头有点痛，不愿去了。媚娘聪明乖巧，杨氏偏爱她，她不愿去，杨氏也没勉强，只嘱咐她好好看门莫要出去乱串门儿，就提了香烛纸钱，领着丽娘，径自走了。

武媚娘为什么不愿意去呢？原来她有个最重要的约会。丈夫死后，杨氏就把自己后半生的希望，寄托在两个女儿身上。她是续娶给武士的，没有生过儿子，只有这一对双生女儿。为了她们将来能嫁给个有钱的人家，杨氏将她们送到一所私塾里去读书。同窗中，有个学生，名叫冯小宝，长得非常英俊潇洒，他比媚娘大四岁，已经十七了。媚娘很喜欢他，他也很喜欢媚娘，两人常在一起玩儿。那时候，男女间的界限，并不是那么严格，一块儿耍，谁也不曾介意。玩着玩着，趁着眼前无人之

际，两人便搂一搂，抱一抱，贴贴脸儿，亲亲嘴儿，后来，感情愈来愈深。冯小宝年龄稍大，已经懂得男女间的事儿，几次要求，媚娘开始还有些羞怯害怕，不敢答应。时间长了，每逢跟冯小宝在一起时，浑身便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她于是也很想尝一尝人生的滋味了。但在私塾，在家里，人多眼杂，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她知道母亲清明节要去给父亲扫墓的，便和冯小宝约好，让他今天悄悄到她的家里来。

现在，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。她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，漂漂亮亮地在院子里等着，想象着冯小宝来后的情景，暖融融的太阳，照射在她的身上，她觉得她从内里，也发出了一种热力。这是春天的热力吧。这热力，使她产生了一种难耐的孤独和寂寞。一只蜜蜂儿飞过来，绕着她的鬓角在飞旋。她用手扇了几次，谁知道它飞去了，又飞回来了。她想，也许是因为这枝桃花吧。她伸出手，拨下髻上的桃花，去逗那蜜蜂儿。谁知道，那只蜜蜂儿并不理睬这桃花，却落在了她的鬓发上，去吮吸她鬓上沁出来的微汗。她吓得动也不敢动，生怕螫了她。拿在手里的桃花，也静了下来。又一只蜜蜂儿飞来，钻进了一朵花心。她望着钻进花心的蜜蜂，顿时心里发生一阵愉悦的颤抖。

就在这时，有人在轻轻地拍门。

一听见这拍门声，她立刻跳了起来，飞快地朝大门奔去。那两只金黄蜜蜂儿，也被她惊飞了。

隔着门缝儿，她觉得门外的人是冯小宝。她的心不由得狂跳起来，浑身涌起了一阵难耐的躁热。她的身上的肌肉，仿佛随着这躁热，都发生着一种非常快意的微颤。她还是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。正是这种感觉，使得她恨不得一下扑进冯小宝的怀抱。连她也不明白。她今天的动作是这样的利索，几乎是在

刹那之间，她就打开了门，一把把冯小宝拉进来，又“咣”地一声关上了门。还没有等冯小宝缓过神儿来，她就蹿地一跳，双手搂住冯小宝的脖子，把她花儿似的嘴巴，朝冯小宝的嘴唇上凑去。

虽说冯小宝已悄悄的跟她缱绻多次，但那都是趁着无人之际，闪电式地进行的。真正的幽会，才是他们人生的头一回。冯小宝虽早就对她有心，想头一个掐了这朵人人公认的世上最美的花，但他终究心里空空地，没有个底儿。何况，这是在别人的家里。在路上走的时候，他的心就忐忑忐忑地，离媚娘的家愈近，他的心就愈是跳得厉害。他像是做贼似的，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惊悸。因此，当媚娘扑到怀里，把嘴唇伸向他的时候，他还像是木雕似的，一下子反应不过来，甚至还感到一阵从来没有过的恐惧。他哆哆嗦嗦地低声问道：

“婢呢？家里，没人了嘛？”

“都走了！”媚娘轻轻回答着：“抱我！抱紧一点！”冯小宝这才想起来，对，应该抱住她。于是他伸开臂膀，紧紧抱住了她。但她却觉得，他虽然抱住了她，不知道怎地，却似乎没有了往日的情味。她挂在他的脖子上，瞅了瞅他，发现他眼里没神，脸色也变得苍白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她吃惊地问。

“我、我怕！”冯小宝老实地回答。

“怕什么？”她说。“一个人也没有！走，到里边去！”

她从他的脖子上跳了下来。拉着他的手，搂着他的腰，紧紧的贴着他，向她的房子里走去。

这是一间小小的房子。陈设是很简单的，一张长方形的梨木雕花桌子，摆着两个淡青色的花瓶，花瓶中间，是一面铜镜，

镜子前面，放着胭脂盒儿，木梳。桌子里边，是她和姐姐丽娘合睡的一张床，床上整齐地放着被褥。

进到房子里，媚娘搂着冯小宝，一下子滚倒在床上，含情的眼睛，盯着小宝的眼睛，微嗔地问：

“往日里，你真像一只猴急了的公鸡，怎么今天，没得了一点儿神气？”

“我……”冯小宝说不出话来。

“别怕！缓缓气儿。”媚娘用手抹了抹他额头、鼻尖上的微汗：“我娘到后晌才能回来”。她也斜明亮的眸子，笑着瞪了冯小宝一眼，把个嫩嫩的腮儿，就贴向他的腮儿去。

周围静悄悄地，和平而又安谧。冯小宝的神魂逐渐地安静下来。他搂住媚娘，用嘴在她的面颊上亲着。

但武媚娘却象是突然间惊醒过来似的，一把把他推了下去，赤裸着粉团儿一般的身体，坐了起来，一双杏眼，带着怒气，直盯着他：

“你！你想怎的？”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，把冯小宝给惊呆了。你知道，她要是嚷叫起来，可不是玩的，非送到官府挨板子不可，弄不好还会流放在岭南去。他直着双眼，瞪着武媚娘，说不出话来。一看见把冯小宝吓成这样，武媚娘忍不住“噗”地一声又笑了，用手一戳他额头，说：“原来只有这么一点胆，还净想好事儿！”

武媚娘这么一笑，冯小宝那吊到了半空里的心，才又落了下来，说：“好妹子哩，我以为你忽然间变了心！”

武媚娘道：“我要是会变心，还叫你到这儿来？我倒是怕你变了心！”

冯小宝：“好妹子哩，我早就爱上你了，爱得要命！你要让

我死，我就活不了！”

武媚娘撇了撇嘴：“去去去！骗人的鬼话！你们男人家，还不是见一个爱一个，爱一个丢一个，赶明儿遇见个更好的，就把妹子忘记了。嘴儿说得甜甜的，无非是想拣便宜！”

冯小宝道：“啊唷唷，哥哥可不是那样的人，没心没肝的！”

武媚娘道：“我可是个干干净净的黄花女子，如今，要把我的身子给你，一没贪你的钱，二没索你的物，三没羨你的官，四没藉你的势，甚也没图，只图你一件——”

“图什么？”冯小宝急急的问。

“只图你的那一颗心，有情有义的心！”

“这还不好办！你要我的心，我就给你！”冯小宝很是慷慨。

“哼！还是漂亮话儿”武媚娘扁了扁嘴，一副不相信的神色。

“不相信？不相信了我拿给你看！”冯小宝说着就要下床。

“干什么去？”武媚娘一把拿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我取刀去！我剖出我的心来，让你看看！”冯小宝看媚娘拉他，便故意挣扎着要去拿刀。

武媚娘道：“我是要你的心，但不是这个要法。”

“你咋样要？”冯小宝瞅着她问。

“我问你，你是爱我这么一回，还是……。”

“我爱你一辈子！”不等武媚娘说完，冯小宝就抢着回答。

“那你还娶别的女人不娶？”

“不娶！”

“过几年你要把我娶过去？”

“我不娶你娶谁！”

“你要是变了卦呢？”

冯小宝直楞楞地跪在床上，朝着窗外的天空，叩了三个响头，说：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过往的神灵听着，我冯小宝要是背了誓言，浑身害恶疮而死……”

武媚娘听到这儿，一把捂住冯小宝的嘴，说：“好哥哩，妹子知道你了！”说着眼睛都湿了。

“好妹子呢，哥也知道你了！”冯小宝一把抱住她，眼睛也湿了。

窗外的庭院里，金黄的蜜蜂儿，依然在花心里忙碌着。

选美惊变

自从清明节和冯小宝幽会以后，武媚娘总是寻找机会和冯小宝继续交往，少男少女，美味初尝，总像是没有个够似的，都晓得了这件事儿，但谁有心思，来管这闲事呢。

转瞬间，过去了两年，武媚娘十五岁了。她的肩膀儿圆了，她乳峰儿高了，她的颜色愈来愈鲜，她的肌肤愈来愈嫩了，修长的身材，肥瘦适中，纤细的腰肢，婀娜多态。她的一怒，一笑，那水汪汪的眼睛里，都像含着摄人心魄的力量。

女儿大了，该出嫁了。杨牡丹一直熬心着女儿的婚事。杨氏是随代皇帝杨家旧族的女儿，嫁的是唐朝皇帝李家的近臣，为女儿择婿，首先考虑的是门当户对。但一般的人家，她看不上眼，她看上的人家，又瞧不起她，十五岁，她该是出嫁的年龄了，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还是蹉跎得没有个主儿。

这一天杨氏跟两个女儿，丽娘和媚娘在房子里刺绣，绣的是一副床帐，想给一家当官儿的亲戚送去，以此作为进见的礼品，托他们给女儿保媒，寻个好的前程。

忽然，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陈媒婆儿。

陈媒婆儿是为冯小宝来说媒的，她已经来了好几次了，一提，就是冯小宝，杨氏对此都感到厌烦了。你想，冯小宝的父亲不过是个卖粽子的，虽说日子还过得富裕，不缺吃不缺穿，可毕竟是个平民百姓，冯小宝呢，虽说长得蛮漂

亮，算得上个美男子，但上学没出息，都十九岁了，连句诗都不会做。做买卖，又吃不了苦，一天价浪荡的时候多。杨牡丹怎肯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家？因此，陈媒婆一进来，杨氏一不端茶，二不让坐，只顾低着头，忙她的针线活儿。

“哟！”陈媒婆无话找话，故意惊叫了一声：“手儿可真巧，绣的这鸟鸟，象活的一样，展开翅膀能飞，张开嘴巴能叫！”

武媚娘一听，不由得笑了：“鸟鸟？什么鸟鸟？那是凤凰！”

“噢噢，是凤凰，凤凰。凤凰可是个神鸟鸟！听人说，皇上的娘娘就是凤凰。”陈媒婆笑着，瞅着媚娘：“兴许你的命好，能当凤凰呢！”

武媚娘一听，不由得笑了：“好婶呢，你看我有这个命嘛？”

陈媒婆挤了挤眼睛：“好闺女，你长得象仙女一样，要是不当娘娘，老天就把眼睛瞎了！”

武媚娘斜了一下眼珠子，一副不屑的神气：“娘娘？娘娘算什么？我要当，就当皇上！”

陈媒婆一听，不由的瞪大了眼睛，惊叫道：“爷呀，你敢说这话？不怕拔了舌头！”

武媚娘道：“怎么着？莫非皇上就只准男人当？这是谁规定的？”

杨氏停下手里的针线，白了媚娘一眼：“越说你越能了！少说一句也成不了哑巴！”

媚娘见说，忙低下头去做活了。

陈媒婆忙道：“她婶，我就看上你这媚娘，她说的话，咱想都不敢想，她一定是个有出息的，只怕你将来要沾她的大光呢！”

杨氏道：“唉，咱的命不好，只要她顺顺当当地，我也就放

心了。”

“不过……”陈媒婆吞吞吐吐地说：“不过，要选进宫去，能当娘娘了，好；要是当不上娘娘，怕娘儿俩见个面都不太容易呢！唉……”

杨氏见她说得奇怪，不由得问：“你说这话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宫里透露出来，”陈媒婆弯下腰去，把咀凑近杨氏的耳朵，神秘地说：“皇上又要选美了！”

“皇上要选美？”杨氏淡淡地一笑，说：“选让他选嘛！”在杨氏这大半辈子，不只一回见过皇上选美，这对她来说，并不希奇，陈媒婆的神秘神态，使她觉得有点儿滑稽。

陈媒婆一见杨氏并不以为然，不觉有点讪讪地，她眼珠儿一转，接着就说：“她婶，这长安城里许多人都知道咱家媚娘是第一名美人儿，只怕一选美她是逃脱不了的！”

“逃脱不了又怎么着？”杨氏瞅着她问。

“哟！”陈媒婆双手合一，说：“阿弥陀佛！谁家的父母愿意自己的女儿被选呢？一进紫禁城连个见面的机会都不容易有了。这风声一传出来，城里的人都爆了，都忙着给女子择亲成婚呢。你如今眼前守着两个，难道都不着急嘛？”

陈媒婆以为这样一说，杨牡丹就会着急的。可是，她却不知道，杨氏盼的，却正是这个。杨家当皇上的威势，李家当皇上的煊赫，她都亲眼所见，亲身所经，如果有一个女儿中选，说不定她立刻又会跻身皇族，那她就又会过上往昔豪华的生活，不再“穷居街头无人问”了。但她并不愿把她的这个想法，告诉给这个讨厌的媒婆儿。她依然淡淡地笑着问：

“你倒说说，我为什么要发愁呢？”

陈媒婆道：“我且问你，是‘十八汉子二八娘’般配呢？还

是，妙龄女子白发郎，般配呢？”

“自然是少年夫妻般配了。”陈媒婆以为杨氏要认真听取她的意见了：“人常说，少年夫妻老来伴，恩恩爱爱，亲亲热热，快快活活，白头偕老，这才是长久的。年轻轻个女子，跟个要头发没头发要牙齿无牙齿的老头子，挨挨脸儿胡子巴茬的，亲个嘴儿少精短神的，一跤跌倒，半路里还得当穿白鞋的小寡妇儿，守着空房，冷冷清清，那日子才难过呢？你想，当今的皇上，都五十多岁，就是跟了他，又有什么趣儿！虽说穿的绸缎，住的高楼，戴的珠翠，吃的鸡鸭，但那又怎地？千好万好，也抵不上年轻力壮的男人！是不是这样呢？我说她婢儿！”

杨氏知道，陈媒婆说的是实情。半年以前，长孙皇后死了，皇上的心里很是伤痛，许久不提册立皇后的事情，但皇后这个位儿，总是不能空着，在群臣的奏议下，这事儿终于被重视起来，但宫里实在考虑不下一个合适的，于是，唐太宗便下旨征选百名美女了。唐太宗这时已年过五十，成了须鬓斑白的老头儿。这个在政治上很有作为的封建帝王，但女色上，也是很贪婪的，五十多岁，并不算很老，可惜他的内囊，早被掏空了，正如一首诗所说，“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中仗剑斩愚夫，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中使君骨髓枯”，如今借着这个缘故，他又想趁着在世机会，再尝尝鲜了。

杨氏点点头说：“嗯，你说的还在理儿。那你说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“嗯，好她婢呢，我说，你可不要生气，我说的，还是那个冯小宝。”

“冯小宝冯小宝，你怎么就只知道个冯小宝？”杨氏果然不耐烦了。